

· 意犹未尽 ·

倾情外滩

■郭树清 文

“万国建筑”外滩一向被人们视为上海最漂亮的脸庞、最珍贵的名片,可以说,最能表现上海城市地理特征的,非外滩莫属。

水清岸绿。踏上宽敞、漂亮的观景平台,眺望波光粼粼的黄浦江和两岸流光溢彩、交相辉映的风景,江风微拂,令我浮想联翩。

外滩曾令我向往。童年时代,家住崇明岛,经常听大人们讲外滩的故

事。然而,崇明与上海市区隔江相望,交通不便,来一次上海市区,坐船、乘车、住宿,在当时可算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作为农家的孩子连想都不敢想。因此,那时对外滩的印象都在大人们的故事里。

外滩曾令我遗憾。记得在13岁那年,我跟随大人们第一次来上海市区,也是平生第一次出海岛,兴奋不已。然而,那天下午从崇明堡镇码头坐船到达十六铺码头时已天黑了,船路过外滩时,朦朦胧胧,什么都没看清。第二天一早,天不亮就起床,从当时的南市区乘车去吴淞码头,那次来回路过外滩,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,徒留遗憾。

外滩曾令我羡慕。终于,我有了

机会看外滩。在18岁那年,生产队派我到上海市区购买建材时逛了一回外滩,停留了大约一小时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时候的外滩滨江道很短,从外白渡桥的黄浦公园至延安东路,来回一次只需花上十几分钟。外滩的围栏是用混凝土围起来的防污墙。站在外滩,向东望去,对面的浦东,乡村一般,平平坦坦,一片低矮的棚户;向西望去,上海大厦、和平饭店、海关大楼、市府大楼等经典建筑巍然矗立,十分气派,着实令人羡慕不已。1969年参军后,每次坐船途经上海,我总要抽出一些时间看外滩。屈指数来,23年的军旅生涯中有6次回上海探亲,每次都要到外滩走一走,看一看,感受外滩生机勃勃的美。

外滩曾令我自豪。1979年1月,我时任海军某舰副政委,执行护航任务来到上海。当战舰途经外滩时,便情不自禁地当起了业余导游,津津有味地把外滩的历史和外滩的建筑景观一一介绍给战友们,心情格外激动和自豪。当时的情景,至今记忆犹新,难以忘怀。

外滩更令我倾情。1993年我从部队转业后,分配在上海市房管局工作,那时的办公楼在延安东路2号,于是经常利用上下班或中午休息时去逛外滩。以后局机关经过几次机构改革调整,换过几处办公地点,但都离外滩不远。

近20年来,外滩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,我是看着她几经改造,不断地

向北外滩和南外滩延伸,现在的外滩已是原来外滩的好几倍,而且还在继续延伸、扩大;同时,也看着对岸与其遥相呼应的浦东,由曾经阡陌纵横、乡间田野,变身华夏通衢、风姿绰约、华美尽现: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、环球金融等一座座千姿百态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。

如今,外滩面貌焕然一新,融绿于景添灵气,通透栏杆更亲水。外滩带着历史文化韵味的痕迹一路走来,宛如一曲历史与现代的交响乐章,令人赏心悦目。

外滩的变迁贯穿了我对老上海的记忆,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子,也无论我生活在哪里,这里将一直是我记忆深处那片熟悉而亲切的地方。

· 诗抒胸臆 ·

冬天的味道

■狄火勤

寒风掠过北窗
拍打着悬挂的块条
腊肉香肠正值妙龄
一点点透出醉人的深红
鱼鸭一律敞开胸怀
让风味慢慢地发酵

北风呼叫着飞跑
一路留下话:
冬天,要有冬天的味道

雪花吻着灯笼
琢磨着雪人的小红帽
老汉的烈酒、孩童的烟花
天涯游子的一声报到
在滚热的汤圆里
把初恋的新年寻找

冰层占领了水面
南窗的阳光依然热闹
小炉煮香了清茶
正可以评书论道
这是感悟哲理的季节
一点、一缕、细细收藏好

北风呼叫着飞跑
一路留下话:
冬天,要有冬天的味道

新年

■王养浩

又飞瑞雪,又睹红梅,
又掀新篇。旧尘掸尽
未下鞍,回首征雁。浪云
黑笑等闲,花好月圆唱
留连。莫扬鞭,围炉杯
盏,何须唠夕烟。

旧时光

■张萌

走得太快了
我总是被生活用充满暴力的
手猛推着
如一粒即将坠落悬崖的
石头
我紧紧拽住时光的大衣
像拽着一根救命的绳索
缓在腰间

此刻
我坐在深秋的藤椅里
阳光斑驳在枯藤的背影里
一声鸟鸣,加深我体内比
瓷更脆弱的裂纹

听叶子纷纷坠落,我尽可能
接住那些
快要落到尘土里的光
和破碎的蒙着灰尘的鸣唱



雪中二乔 ■黄伟助

· 岁月悠悠 ·

八字桥畔,忆那时硝烟

■韩云珠 文

冬雨绵绵中,踏着满地烂漫的落叶,湿了鞋子,走上东西向的八字桥。桥的东头是水电路笃底,与南北向的同心路相交,桥的西头是柳营路,桥长30米。桥面很宽,两侧是供人行走的砖地,中间是六车道,有隔离栏隔开。

桥下一泓青绿色的澄澈河水,缓缓流淌。

不可思议的是,81年前,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,英勇的十九路军,坚守桥上33天,使这条宽仅20米的俞泾浦,成为装备远比19路军优良的日军不可逾越的防线。

现在的桥上很安静,车来车往也没有乱按喇叭的。

北侧桥栏,有一块2006年虹口区政府挂的铭牌,上书“虹口区纪念地”。桥西堍的柳营路北侧,是高层建筑小区,岸边植着一丛丛竹叶萧萧的翠篁,疏影映照水中;南侧是一个宾馆和音乐餐厅,在悠扬钢琴,婉转提琴的伴奏下,人们心情愉悦地进餐,全然颠覆了当年桥上曾经弹片纷飞,烈火熊熊,风烟滚滚……

站在桥上,才知道这条不起眼的桥所处地段的重要,此桥当年属闸北、日海军陆战队从虹口东江湾路北四川路出发,过花园路,折入水电路,由东向西进攻八字桥,企图拿下此桥,进入柳营路沿西宝兴路南

下,包抄北火车站。

当年的八字桥有两座,一南一北,所谓八字桥,就是两座桥叉开,呈八字形排列。日本人打仗前总是叫嚣,这一次,他们说是四个小时解决上海。

我看到过一张老照片,十九路军的战士端着步枪,或半蹲半跪,或匍匐在地,身后都挂着一顶斗笠,斗笠的帽圈上印着四个大字:十九路军。

桥的右侧为民房的屋脊和高耸的水塔。桥的正前是电线杆和民房。战士们的枪膛射出怒火,在八字木桥上抗击着来犯之敌。

1月29日,战斗最激烈的一天。八字桥三次失守,三次又夺回。八字桥这一边,枪炮声大作,白刃格斗,大刀飞舞。而在租界十里洋场,依然歌舞升平,只是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美军舰,已脱去了大炮的外衣,表明正密切关注着上海的这场战争。

日本人说4小时解决上海,终成泡影。日军四易主帅,战斗空前残酷、惨烈。

当时的战地记者这样写道:“八字桥两军相持月余,几无一完整房屋,沿途断垣焦土堆积如阜。”

这一仗,鲜血浸透了桥面,桥下的俞泾浦一片殷红,硝烟味血腥气久久不散……

这一仗,打出了十九路军铁军的气概。一寸桥板一寸血,这八字木桥,就是河山啊!

这一仗,日军死伤甚多,在广中路建了一个汉白玉麒麟塔,悼念阵亡士兵,1952年被拆除。

此次战役中,南桥毁,仅剩北桥,1933年改建为水泥桥,桥上可通卡车。

1937年8月13日,日军海军陆战队又是从东江湾路出发,在炮击的掩护下,再次进犯八字桥,与张治中将军麾下、正在修筑工事的88师一部短兵相接。

第二次“淞沪战役”打响,日军又叫嚣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,88师一部在桥上浴血奋战3个月,日军的叫嚣再次落空。

倚着桥栏,眼望河面,烟雨蒙蒙,我的耳边蓦地响起两首歌,一首是《中国不会亡》,一首是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。隐约间仿佛看见八字桥头,身背斗笠,手握大刀十九路军大刀队,迎着刺刀上膛的日军,刀光闪闪,锐不可挡,厮杀声直冲云霄……



金蛇狂舞 ■任多智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· 生活故事 ·

可喜可贺

■梅延眉 文

年前,友人送来两张节目票,是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吴文政演讲厅举行的演唱会的票子。我陪老伴一起前往观看。

当天,复旦大学越剧团成立二十周年,恰逢中国越剧改革七十年。精致的大厅前排就坐着不少前来祝贺的嘉宾,主持人一一作了介绍。

复旦越剧团团长李旻请名誉团长程云裳女士致辞。这位老太太年事稍高,戴着一副眼镜,走路不是那么稳当。李旻扶着老太走上讲台,把话筒移近了些。这一扶一移,让我联想到复旦越剧团二十年传承的默契!

“我要感谢……”老人家一口气说出了她要感谢的单位,和一长串名字。从老太的罗嗦中感受了复旦越剧团发展的艰辛。

代表校领导前来祝贺的是校纪委书记,一位中年女士,她缓缓走上舞台,给观众行鞠躬礼,再走上讲台。

“是不是越有知识,越有涵养的人越朴素呀?”老伴在问,“你看这位女书记,怎么看都不像官儿,倒有些像家庭主妇。”

“不像官儿不要紧,你听她说话!”我对老伴说,“她说的内容不多,却涉及不少,有校领导的关怀,也有期望。更有对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上海越剧院、上海群众艺术馆等单位的感谢,最后还向全体观众道出新年的祝福。”

“真是朴素得掉渣!”老伴赞叹。“一般而言,有知识做底蕴的人,言谈举止得体就行,不是十分注意打扮。”我说。

那些前来助兴的,大多就读于复旦,有的在电视台工作,有的是教授。他们一个个都很朴素,似乎验证了我的说法。

“看到那个清唱《盘妻索妻·洞房》的女孩子了吧,她朴素吗?”

“也很朴素!”

“她是复旦的高材生,现在是律师呢。”说着我把节目单指给老伴看。

“呀,了不起,了不起。”

那有板有眼的唱腔更了不起!演唱会多半是复旦越剧团的团员演唱。上海越剧院也和学生一起演了折子戏,也有他们专门给演唱会带来的节目。舞台的右下角坐着乐队。三个女孩子操琴的情形,如逆光摄影的效果映入我的眼帘。琴弦上来回游动的手很灵巧,灵巧得像是输入了魔法,间隙,女孩翻一页乐谱,又麻利地舞动她那灵巧的手,很美!那美感是勤奋、执着的结果,是复旦越剧团籍以前进的动力所在。观之、思之,我有些发呆。

演唱会线束,主持人请嘉宾到台上与演员合影。我们鼓掌,不停地。

“难怪你在嘉宾留言簿上写下了‘可喜可贺’”。意犹未尽地,看着他们拍完照,我们老俩口心满意足走出大厅。